

玩具屋 九讲

王文兴 著



台湾大学教授慢读曼斯菲尔德百年经典

上海三联书店

玩具屋 九讲

王文兴 著



台湾大学教授慢读曼斯菲尔德百年经典

◎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玩具屋》九讲 / 王文兴著；—2 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4.7

ISBN 978-7-5426-4819-8

I. ①玩… II. ①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研究－英国－现代
IV. ① 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4975 号

《玩具屋》九讲

著 者 / 王文兴

总 策 划 / 贺鹏飞

策 划 / 兴 安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王倩怡

特约编辑 / 周正朗

装帧设计 / A.Q.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7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 × 960 1/16

字 数 / 60 千字

印 张 / 12.5

ISBN 978-7-5426-4819-8/I · 896

定 价：26.80元

《〈玩具屋〉九讲》序

这本书是我台大最后一度上课的听讲笔记，当时我其实已退休两年，我的课也已改名为“小说探微”，更因我其时正投入其他的读写计划，故这门课只排半年，且为隔周上课，一周两小时。

也因这等特殊的安排，我必须选一篇长短适合的小说。四十余年来小说课我多用长篇小说，我的教法是慢读法，故一年要读完一本长篇，只有挑选段落详读，选段详读当然有顾此失彼、未窥全豹的缺点，故这最后半年的课，我就想名符其实，全文一字不漏，详实教完一文，故特选了这篇《玩具屋》。果然，一学期隔周九堂课下来，最后刚好适时教完。

我刚才说这一课的慢读，是一字不漏，字字求解，所言毫不夸张。我固一向都只信慢读，但进展到一字不漏的慢读，也是近几年才有。总之，以往我的慢读，尚未字字求解，后来我

深信好的小说，定然字字都有道理，我不应说定当字字好，但一定字字有其各自的功能，不言它的效果好不好。总之，好的小说恐已到了数学的域囿，像数学一样，字字有用——连标点都有用。这册《〈玩具屋〉九讲》是我在校的最后一门课，也最终呈表了我历年坚求的读法，恰又逢林国卿先生在课内记下详实的笔记；故任此笔记出版，我认为是饶有意义的事。或许《〈玩具屋〉九讲》可视为我在校内教授小说慢读的一个表号。

目 录

《〈玩具屋〉九讲》序	1
第一讲 如何描写玩具屋	1
第二讲 如何写形、色、味	13
第三讲 把家具清单变成文学	29
第四讲 学校中的阶级偏见	47
第五讲 贫苦姐妹的描写	71
第六讲 阶级歧视的升高	87
第七讲 校园中的凌虐	103
第八讲 天堂一瞥	117
第九讲 灯的象征	139
附录一 原文与译文	151
附录二 《〈玩具屋〉九讲》系2007年台大授课实录	187

第一讲

如何描写玩具屋

〈原文〉

When dear old Mrs. Hay went back to town after staying with the Burnells she sent the children a doll's house. It was so big that the carter and Pat carried it into the courtyard, and there it stayed, propped up on two wooden boxes beside the feed-room door. No harm could come to it; it was summer. And perhaps the smell of paint would have gone off by the time it had to be taken in. For, really, the smell of paint coming from that doll's house ('Sweet of old Mrs. Hay, of course; most sweet and generous!')—but the smell of paint was quite enough to make any one seriously ill, in Aunt Beryl's opinion. Even before the sacking was taken off. And when it was....

There stood the doll's house, a dark, oily, spinach green, picked out with bright yellow.

〈译文〉

亲爱的老黑伊夫人在伯内尔家小住之后，回到城里，就给孩子们送来了一座玩具屋。玩具屋很大，马车夫和派特两人只得将它抬到院子里，架在饲料屋门旁两只木头箱子上，就这样搁着了。正值夏天，玩具屋不会损坏，等到它必须被搬进屋子时，它的油漆味也该散尽了。确实，玩具屋散发出一股油漆味（“好心的老黑伊夫人，真的，很亲切很慷慨！”）——但照贝莉尔阿姨的说法，这股油漆味谁闻了都觉得恶心，即使没打开麻袋都已经如此，当它一打开时……

玩具屋就站在那儿了！黝黑，油亮，菠菜似的绿色，上面杂有亮黄的间错。

◎ 本书中译文及课堂讲解皆依据王教授课上口译整理。

〈课堂讲解〉

(记录者按：整段小说的每一句，王文兴都几乎问“为什么？”来让阅读者思考。)

When dear old Mrs. Hay went back to town after staying with the Burnells she sent the children a doll's house.

一问：**为什么黑伊夫人要送玩具屋给伯内尔家？Burnells为何是复数？**

答一：黑伊夫人因为在伯内尔家住过几天，为表谢意，所以送玩具屋当礼物给小孩。Burnells复数即表达一家。

It was so big that the carter and Pat carried it into the courtyard, and there it stayed, propped up on two wooden boxes beside the feed-room door.

二问：玩具屋到底多大？如何知道它体积很大？

答二：玩具屋大到需要两个人搬动，而且无法放进屋里，必须摆在院子，所以知其大。

三问：扛玩具屋的两个人，为何一个称车夫，另一个称名字？

答三：一称车夫一称派特，是因为派特是家中当差的用人，是更熟识的人，所以喊小名。

四问：为何需要描写玩具屋摆在两个箱子之上？两个箱子应该长什么样子？是怎样摆的？

答四：两个箱子怎样摆，形状如何，都是阅读者要去想的角度，否则作者只要写出“摆在院子”即可，其余都不必写，毫无意义。看清楚了作者的描述，就如见其形的生动起来。木箱子本在饲料间，所以应该是木条钉成的扁箱子，平常塞点稻草，可以装贵重水果或酒。想象出木

箱的模样后，知道如果两箱上下重叠，势必太高，而且玩具屋应大过木箱子，重心不稳，所以两箱应该是像左右两根柱子似的摆法。

No harm could come to it; it was summer. And perhaps the smell of paint would have gone off by the time it had to be taken in.

五问：损害玩具屋与夏天有什么关系？因果关系如何？

答五：夏天是因，玩具屋不遭损坏是果。作者写的是童年生活的新西兰，新西兰夏天天气都好，没有风雨。与台湾气候是不同的。无风雨，故玩具屋不致损坏。

六问：何时玩具屋必须被移进屋里？为何？

答六：到了冬天，玩具屋必须被移进来，以避风雪。届时油漆浓味道也散尽了。

For, really, the smell of paint coming from that doll's house ('Sweet of old Mrs. Hay, of course; most sweet and generous!') —but the smell of paint was quite enough to make any one seriously ill, in Aunt Beryl's opinion.

七问：括号里的对话句子，是谁说的？为何此处有这不一样的句法？这一句话的语气如何？

答七： ('Sweet of old Mrs. Hay, of course; most sweet and generous!') 与下一句 the smell of paint was quite enough to make any one seriously ill, 都是贝莉尔阿姨所说的话，上一句是直接引录句，有先礼后兵的讽刺之意。一个人的言词，变成两种句型，是为求其变化。并且借引录句保留了原语气的嘲讽意味。

无论写什么，都要不停地变。一句一句不同，才能引人入胜，这是写作非要不可的一条路。句子变的过程，

将会引起阅读兴趣。穷则变，变则通，不只小说应如此写，散文也应如此。

同样是贝莉尔阿姨的话，用两种句型表现，这就是上下句求变。

八问：玩具屋的气味如何？

答八：玩具屋的气味是很冲鼻的。此处以味道引出了贝莉尔阿姨的言词，是整段唯一的一句对话句。

Even before the sacking was taken off. And when it was....

九问：And when it was....这一段最后一句只说了一半，为何不写完？另一半在哪儿？

答九：此一结尾句并未完成，它的下半句，应该是下一段的整体。作者为何这样写？麻袋打开了，虽是表达“即使没打开麻袋，味道仍让人恶心，打开后更恶心”的意思，这一打开却也好像舞台的幕帘打开了，因此以And when

it was....来引出下一段对玩具屋的细节描述。（记录者按：
这一句，王文兴让学生讨论了很久。）

这样的戏剧性的写法，布幕拉开，玩具屋的整体出现了，让读者惊奇。两段连接就显得有生命，否则就各自为政了。连接得巧妙，惊喜暗示就在其间。

十问：整段读完，让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句？

答十：阅读时要用critical的眼睛去看，不能没自己的judgement。

此段对嗅觉感官的描述很多，在一般文学小说与诗词中常见感官描写。有人也因此说，唐诗只是写五官感觉而已。这第一段与第二段有开阖的风格，中国文章（尤其桐城派）讲开阖。开是什么？阖又是什么？这最后一句的阖是收束起整段，也开了下一段的天地。这就是文章的开阖。开阖兼有，则前后都丰富了。

(记录者按：王文兴尊重学生所表达的见解，他不当面否定，但凡学生见解对的，他会表示同意。等学生都充分表达之后，他才讲出正确的标准答案来。以上整段十个问题，王文兴只主动先提过一个标准答案，那就是两个木箱子的摆法是左右各摆一个的，他说：如果箱子叠在一起，英文会用 sitting on，不会写 propped up on。)

There stood the doll's house,

十一问：这一句应该怎样翻译比较得当？

答十一：开头一句要有开幕的感觉，应如何翻译才有惊讶、惊喜的感觉？这一句的文字很要紧，可翻成“玩具屋就站在那里！”“就在那里啦！”。

a dark, oily, spinach green, picked out with bright yellow.

十二问：玩具屋颜色的描述顺序是如何？为何要如此细节描述？

答十二：颜色的描述是有层次的，由简入繁，愈写愈进入detail。

先让人有大致印象，再描述细致一些。就如此段第一句，是写大致的色彩。以后诸句是写细部的色彩。现在第一句，dark是写绿色之深，oily是油亮，至于绿色描述加上了spinach形容，就有菠菜绿的意思，以前的菠菜比现在墨绿油亮多了。如果只描写玩具屋有“黄绿两色”，就太单调了。描述黄色时加上bright形容，可见其刺眼。

十三问：整个玩具屋的颜色搭配（color-scheme）如何？这颜色组合好看吗？

答十三：整个玩具屋的色彩应该是绿多黄少，绿色为主，黄色只是间杂。亮亮刺眼的两色，都是原始单调色，很商业化，说不上好看。一般玩具是刺激儿童注意，所以颜色不会高雅，而是亮刺。这两色的描述是符合玩具的原始色，是小孩子的趣味。